

棉棉

糖

CANDY

(新版)



我是如此的一个戏剧女王！在所有心碎的游戏里留下了我的档案。
我冻死了，这就像我们的关系，这就像所有的爱情。

珠海出版社

mian mian
w o r k s

棉棉

糖

CANDY

(新版)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糖/棉棉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5453-0117-5

I. 糖… II. 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61939号

糖

© 棉棉 著

责任编辑: 王薇 靳红

特约编辑: 刘莉

装帧设计: 居居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2639350 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-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32开

印 张: 7.5 字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

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117-5
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我的青春，都浪费在青春上了

看着《糖》的第一章节，竟然立刻就有了眼泪。写《糖》之前的岁月，我仿佛用尽了方法使自己从身体到精神统统崩溃。其实我真实的青春远比小说沉重和黑暗。在《糖》这本书中，那些甜蜜的片断都是虚构的，那些黑色的时刻都是真实的。

如果说《糖》有积极意义的话，那就是这个女孩曾是那么地需要写作，她是那么地希望得到拯救，她是那么地想寻找到生命的意义。这是让我骄傲的地方。但那些故事，太痛苦！我的青春，都浪费在青春上了。

我曾经是个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。当时没有

人愿意为一个像我这样的新作家出短篇小说集，所以我就把我十几篇短篇小说合在了一起成为了《糖》。这本书的第一次出版是在八年以前。

过去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，就是在打开“那扇感知的大门”。我相信漫长而多变的无法总结的混乱。酒精对我来说就是友谊。我总是尽量抓住每一个可以快乐的瞬间并且不断试图突破界限。我成为了那种我一直想成为的女孩。相对主流来说，这个女孩在以一种更酷的方式享受名声和各种特权。

但是有一天我开始进入一种崩溃。我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没什么好的主意，关于生活的，关于艺术的，关于爱情的。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非常局限的。烟和酒精及其他麻醉品都阻碍我们去获得智慧。而我非常强烈地想拥有智慧。

现在我想打开“那扇真理的大门”，在清新、清醒、清静的生活及身体中寻找真理。

我所有的特殊时刻都出现在雨天。那个叫赛宁的“孩子般无助、诚实而又不幸的年轻人”始

Candy

终没有出现，我曾经以为我拼命地写拼命地想他就一定会出现。我知道很多人爱着我写的赛宁，我曾经因此而无法停止虚构，我曾经因此而活在虚构里，虚构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我曾经因此而相信自己是幸运的。

八年以后的现在，我依然生活在上海，爱情依然在别处而我依然爱着那些赤诚的才华横溢的朋友，我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女儿，并且成为了一个佛教徒。

写作在治疗我的同时，也曾经严重毁坏了我的生活，跟突如其来的名声一起。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学习爱与知识，终于可以对光明与完美保持期待。写作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我希望我的写作可以尽可能不虚荣。

曾经有一个读者给我留言：我们一直都在看着你，一次次读你的《糖》到可以背出来那些充满柔情和斗争的段落，我们寻找着你和我们自己，我们在茂名路上找，在复兴公园找，在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去最高级的club找，我们曾只是想看看你是否是幸福的。仿佛如果看到了你的幸

福，就能看到我们自己明天的幸福一样。你明白吗？

这段话曾让我多次并且依然泪流满面。就像我想起这么多年来那么多读者给我的爱一样，你们个个爱我爱得像一个Rock Star！

我想，如果我的字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爱与希望，那么最好全世界都忘记我。

我希望，看我字的人可以不再为爱而那般痛苦，不再恐惧。

最后，谢谢你看我的书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你在干什么，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，我献给你们夏天的爱与祈祷！

棉棉

1

下雨的时候常会想起玲子。玲子对我说过有一首诗里写着：春天总是要下雨，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爱。对此我们都曾迷惑。那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纠缠，例如病菌，例如恐高症，例如“爱情是抽第三根烟时的想象”。玲子是我高中时的同桌，她长得像一张白纸，她的苍白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出神的状态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我是个爱吃糖的女孩，郁郁寡欢，成绩不好，我喜欢收集糖果纸，用糖果纸和放针药的盒子做太阳眼镜。

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，玲子的头发开始变得这里短一截那里多一段的，她的脸上经常出现被指甲抓伤的痕迹。她本来是个极安静的女

孩，那时她的安静变成了古怪。后来，玲子告诉我她确定班上有个男生在注意她，并且目光“炽热”。我记得她当时对我用了“炽热”这个词。她说他炽热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围绕着她，这让她满脑子私心杂念。她说她是决不可以为读书以外的事分心的。玲子认为他看她是因为她漂亮。玲子认为自己很漂亮，玲子认为自己的漂亮是一种问题，她为此感到羞耻。所以玲子开始把自己搞得很难看。她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她认定她丑了就不会有人再看她了，没有人看她了，她就可以好好念书了。玲子说她是必须要好好念书的，所有人都认为惟有考上最好的大学才能有最好的未来。

在那整整一个学期里，玲子千奇百怪地变换着她的样子。很多同学为此费解，并且不再接近她。

我并不觉得玲子有多漂亮，我理解她，我想她只是太紧张。学校把我们抽空了。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帮玲子。她是那种平面、静止、刀枪不入的人。

有一天，玲子没来上学。那个位子从此就一

直空在那里。听说玲子有暴力倾向，被她父母用绳子绑去了精神病医院。

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，我穿着红色防雨面料运动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。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。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、香草橄榄和杏话梅。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，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榄。病房是浅绿色的，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。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，不管我说什么，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，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，我觉得她的笑太他妈的奇怪了。

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，玲子不断重复“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”这句话。

玲子出院了，她的家长让老师通知大家：谁也不准去看望她。

一个雨天的下午，玲子的死讯传到了学校。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。那是1986年，那时上海刚刚开始有几家鲜花店。当天夜里，玲子在自家的洗手

间切腕自杀。据说她是站着死的。

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“问题少女”的泥潭。

奇怪的日子到来了。我开始无所事事，彻底地放松，觉得时间一下子多得用不完。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沙哑。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，我就看到了自己陌生的欲望。

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。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，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，永不回头。

2

在我的学校里，我只喜欢一个老师。她很年轻，瘦高个，喜欢戴墨镜，每天都是平静而不快乐的样子。她只为我们上过一次课，上课之前她给大家念了一首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》。

从没有老师这么做过。这是我整个中学时代

惟一神圣的十分钟。

老师的目光如此圣洁，听着诗歌的我们，阳光下的教室，美好的一天，美好的梦，这一切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感动我，似乎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感动，直到这一刻来临。

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。我是那所学校惟一个提出退学的学生。我终于摆脱了学校。我希望自己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进大学，我还是想读大学，可是高中没毕业是没法进大学的。

退学后，我被介绍到一个“穴头”那里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“小歌星走穴”生涯。我爱唱歌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。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故作感伤，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，那时我喜欢苏芮、娃娃。

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年龄比我还小，他目光清澈，容易激动，我们很要好，常在一起抽凤凰牌香烟。他叫小虫，可他看上去什么都大，一点都不像小虫。小虫的妈妈是当年的知青，他在上海没有家。

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，小虫显得特别高兴，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做广播体操似的舞步。

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，他喜欢西北的黎明，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。

在去西宁的火车上，小虫一直在跟我讲他的西北朋友白脸的故事。

西北到处都是灰黑色，但确实有着最蓝的天空。我见到了白脸。他并没有比我们大多少，他长得确实很白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以打架出名的白脸很好看，眼睛很黑，目光空洞，微卷的短发，我发现他的脚非常小。

他请我和小虫去舞厅跳舞。那是1987年，那时没有迪斯科，那时只有跳三步四步的交谊舞厅，舞厅里什么年纪的人都有。西北的舞厅很乱，经常为了争舞伴而发生打架斗殴事件，这对我们这些上海人来说是件很新鲜的事。

那天白脸身边有个女孩，长得有点古典美，看上去比我还小。白脸当着我们的面对小虫说他要求交换舞伴。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做法。我想如

果他想和我跳舞，他可以好好过来请我。我当时认为这是上海人和西北人的区别。但小虫很开心地答应了，我想我得给他一点“面子”。

我和白脸跳舞时放的是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地跳着舞，仿佛这是通向新生活的窗口。

在我们第二场演出后，白脸单独来请我和他去跳舞。我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去跳舞？可能是我这句话引起了白脸的什么误会，总之他生气了。他看着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请你去跳舞？我说我没说你不可以，我只是问你为什么。他说你去不去？我说你有病吧？哪有这样说话的！他又说你去不去？白脸的口气始终是没什么感情，音量不大不小的。我说不去！

白脸来的时候我正靠在招待所的床上看诗集《城市人》，在我说“不去”时这本书被我从手里甩了出去。

接着我就闪电般地被白脸划了一刀。我的手臂受伤了。我没看到他是从什么地方拿出刀的，

我没看到他的刀朝我伸过来，我也没有看到他拿刀的手放回原处。我只看到他拿着刀站在我面前，面孔苍白，好像有点抽筋，有趣的是他并没有看着我，而是看着窗外。

我的身体脱离了我的身体，这感觉在疼痛中瞬间降临，我全部的精神在为之振奋。大脑一片空白，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。我开始发抖，这和我读到某首诗、唱到某首歌、听到某个故事时的感动有点类似，但要强烈和迅速得多。

白脸继续问我你去不去？

他还是不看我。

我说去哪里？

他说去跳舞。

我说好吧，你等我去洗手间把血擦掉。

我重新出现在白脸面前，当他抬头看我，我手中的刀朝他的小腹直刺了过去。我的刀刺进去之后没有拔出来。这刀是我爸给我的，是把新疆刀。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给我这把刀，这就像

我爸会答应我退学一样奇怪，要知道我爸可是知识分子。

白脸一动不动站在我面前看着我，我们两个就这样站着注视着对方，他的脸令我迷惑。我来不及迷惑，我突然想倒下，所有的一切都静止不动了，出了很多汗，我彻底飞了，飞走了。

大人们过来了。两把刀，两个流血的人。小虫也来了，他和白脸一样站在那儿看我。不知是谁报了警，我被关了起来。西北的警察很猛。我想白脸是当地人，我这次完了。

早上我得和别的犯人一起到院子里对着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”的大标语双手挂在背部蹲一会儿。牢房里有很多气势澎湃的怪异标语，都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刻上去的。当一切已被铸成事实，我实在无事可干，不停伸直我的双腿，我穿着当时很时髦却并不适合我年龄的黑色长统丝袜，我不停地看着我的腿，我第一次确定了自己有一双美腿。

小虫来看我。他问我刀捅进去的时候是什么

感觉？

我想了想什么也没说。其实我认为那就跟插了一个棉被的感觉一样。

小虫说你后悔吗？

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他一刀，我只是非这么干不可，我没想过我几乎杀了个人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可是这里太脏了！大家随地大小便，到处都是屎尿，我觉得我浑身都在发炎，这里的饭臭得要命，外面真好，哪怕饿肚子都好。

小虫说你别哭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还未满十八岁，其实不应该把你关在这里，我去找过白脸了，他已经从医院出来了，他愿意帮你，你很快就会出来。

在回上海的火车上，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仿佛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自由。我有一种“一切有趣的事情就要开始”的感觉。我长时间地看着车窗外，茫茫无尽的旷野是我的感觉，没有树叶的树枝是我的思维。这个世界真